

乐活人生

生如樱花



蓝色咖喱粉

这几日,每天早上起来,我都会朝阳台外看看,今天早上一看,虽早有心理准备,但仍忍不住“啊”地惊呼出声,昨天看时,那片绿树中还只是零星地夹杂着星星点点的白色,不过是一夜之间,那沉沉的绿树中间,绽出大片的粉白色,像凭空铺陈出一片浅粉色的云。对面楼下的那棵樱桃树,开花了!

很喜欢大岛蓼太的那首俳句:“不见方三日,世上满樱花。”闭门不出不过三日,再出门时已是满城樱花。短短一句话,却极具画面感地描绘出樱花怒放时的盛况。

樱花就是这样,花期一到,你争我抢地赶着绽放,谁都不肯慢上一分一秒,只要给它们一个晚上,就能给你开出一个新世界!

但不过七八日,樱花就开始纷纷扬扬地飘落,有清风拂过,顿时,地上的花瓣就比枝头多了!似乎又是一夜之间,第二天清晨再看,那浅粉色的云已消散不见了,想起前几日那繁花似锦的盛况,恍若一梦。



难怪樱花又被称为“七日之花”,开放时竭尽全力,铺天盖地,凋落时毅然决然,毫不留恋。如果说大岛蓼太的这句“不见方三日,世上满樱花”,充满了喜悦和惊艳,那三浦椿良的一句“樱花飘散,朝开夕凋”,则满含了惆怅和感伤,是那种眼睁睁看着美好事物凋零的无力感。

但转念一想,樱花之美,不正是它的短暂却绚烂吗?每年春节一过,便眼巴巴地等待;终于盼到盛开,争分夺秒地欣赏;然后就是一夜花落的无奈和惆怅;但接下来,又心心念念地企望起明年春天的樱花了……一期一会,更珍而重之。

不觉释然,如此全心全意地绽放过,如此热烈张扬地美丽过,也就没什么遗憾可言了。

刹那,即是永恒。

乐活人生

生活百味

也忆曾祖父



彭常青

3月25日在晚报“朋友圈”拜读到《曾祖父的名字》,不禁让我想起我的曾祖父。虽未曾谋面,但我对这位长辈充满无尽的敬仰与怀念。

曾祖父离世时,父亲尚在襁褓。兵荒马乱年代,曾祖父在市区和通州之间做些买卖,他诚实守信,乐善好施,深得周围乡邻尊敬和信赖。一日,他与伙计渡船出行,离岸不久便闻枪声骤起。居于舱室中的曾祖父探头张望,一粒子弹擦过伙计帽顶,正击曾祖父脑门,这位时值中年的好人就这样当场殒命。

幼时,家里祖坟搬迁,我目睹了曾祖父带孔的头骨。父亲说,那天是和平军开的枪。

曾祖父的离去,是家族永远的痛。那年清明,我擦亮墓碑上曾祖父的名字,并记下他的故事。

清明节的大团圆



Andy李

看朋友圈,有位朋友说得好:清明节是扫墓祭祀日,也是家庭团圆日。他分享了大家庭祭祖时的团聚时刻。

这位朋友有四个哥哥、一个姐姐,父母把他们含辛茹苦养大,等到他们参加工作、各自有家庭以后,只有春节才回到父母身边。

时光荏苒,等到父母都去世了,兄妹们更是聚少离多,从来也没有团团圆圆聚齐过。等到最小的他也到了“知天命”的年龄,才有了“少小离家老大回,乡音无改鬓毛衰”的思亲之痛。

于是,他联系了哥哥姐姐,约定在每年的清明节来个家族大团圆,共同回家祭奠祖先和父母。整整12年了,他们兄妹6人始终遵守着约定。

## 本版投稿方式

邮箱 jhwbpqy@163.com  
或扫二维码(如下)。投稿时  
请附上  
微信名、  
头像图  
片和通  
联方式。



江海颂

3月28日

因为一个人,关注一座城。

在我的新闻职业生涯中,采访的第一个外国人叫加藤纪生。我1987年春天采访他的时候,他已在南通生活7年了。他是第一个踏上南通土地的外国职业

## 名古屋的春天

此刻,我已踏上名古屋的土地,在高速公路上飞奔。

名古屋位于东京与京都之间,是爱知县县厅所在地。这里不仅有举世闻名的工商业,特别是纺织业和造船业,古老的名古屋城还有十分浓厚的人文气息。

从20世纪80年代初,数以百计来自名古屋地区的日商来南通投资,名古屋银行在中国设立的第一个分支机构,1986年就设在沿海开放才两年的南通。



加藤先生(右三)离开中国的前夜,南通友人为他饯行。

企业家。在他83年的人生中,竟有一半时间待在南通,先后为南通引进60多家日资企业。从力王到喜而奇到大东再到爱慕士,我一路追寻他的足迹。

2022年12月,在加藤先生结束在中国的生活、回故乡名古屋的前夜,江苏省服装协会副会长、南通市服装协会会长蔡建华设家宴为他饯行。临别之际,我和加藤先生相约:在春天樱花盛开的季节,去他的家乡走一走。

3月29日

离开爱知县首府名古屋,我们又驱车来到相邻的岐阜县。

日本行政区域划分为都道府县,县为一级行政区,一共有43个县,可以理解为中国的省级行政区。岐阜县是名古屋都市圈的重要一员。

岐阜的春天今年来得有点晚。这里有飞山浓水之称,被誉为“森林之国”,我们沿途却似乎看不到多少绿色。一见面,77岁的山本妙子就抱歉地跟我们说,往年这个时候樱花都盛开了,今年到现在还没有开。

最近一周,山本妙子像过节一样,把家里打扫得干干净净,准备迎接远方的亲

2010年,名古屋银行更是将海外第一个分行设立在南通,这是继横滨银行、山口银行外,日本地方银行在中国大陆设立的第三个分行。

一路上,我一直在思考:这个位于日本中部的第四大城市,是什么机缘巧合,和南通发生千丝万缕的联系?

从历史上看,南通和日本最早的交往可以追溯到1100年前。彼时,与玄奘《大唐西域记》、马可·波罗

人。她的两个儿子昨天早就赶到机场迎接我们,两位贤淑的媳妇在家里忙个不停。对他们来说,“天字号兵团”是他们一家的贵宾,成就了他们家族的事业。

同样,对于南通的“天字号兵团”来说,山本妙子和她先生松村秀征整整30年前的南通之旅,给他们带来福音。天一集团掌门人蔡建华和天俊、天甲等8家以“天”字打头命名的企业,一直怀着一颗感恩的心。8年前松村先生去世后,他们还一直和松村家人保持密切的联系。

在日本,“松村制造”代表服装界的最高水平。“天

《东方见闻录》并称“世界三大旅行记”的《入唐求法巡礼行记》作者——日本著名高僧圆仁法师,因遭唐求法途中遇险受伤后,在如东掘港镇国清寺休整15天。九死一生的圆仁等来到掘港国清寺,开启了一段中日佛教与文化交流的传奇。

从20世纪80年代初,数以百计来自名古屋地区的日商来南通投资,名古屋银行在中国设立的第一个分支机构,1986年就设在沿海开放才两年的南通。

120年前,张謇专程赴日,对明治维新后日本的经济社会发展进行了为期近70天的系统考察。这次考察,为他在南通办教育、兴实业实践借鉴了诸多经验。

说起南通服装界和日本的交往,绕不过一个人:朱镇球。1985年,他受时任南通市委书记朱剑委托,组建大生实业公司时,奋力开拓日本市场,为友谊、大来等服装厂带来许多订单。1986年,当时还叫相互银行的名古屋银行在南通设立办事处,首任掌门人庵原结识朱镇球,双方相见恨晚。不久,朱镇球去开发区履新,庵原为老朱在名古屋地区招商,这才有了南通历史上第一个中外合资服装企业,并迎来南通服装业百花齐放的春天。

为了还原这一段历史,这段时间我一直埋在故纸堆里。此次东渡扶桑,本想拜访庵原等名古屋银行元老,遗憾的是,他们都已不在这个世界。一片丹心,又一次输给了时间。

“字号兵团”一直做的是高档出口服装。当年,年富力强的松村夫妇每年有大把时间沉在南通厂里,手把手教会这里的骨干。

20世纪90年代,南通服装界有许多这样的组合。包括松村的哥哥和弟弟,爱知和岐阜有许多老板都在南通有这样的合作伙伴。日商和南通合作伙伴双向奔赴,两情相悦,彼此成就了对方。



名古屋风光